

西遊記

顧廷龍題



十

〔明〕吳承恩著

曉晨校點

西遊記

顧廷龍題

浙江文藝出版社

責任編輯 潘新國
裝幀設計 張妙夫
封面題字 顧廷龍

(浙)新登字第4號

西遊記 (全一函十冊)

〔明〕 吳承恩 著

曉 晨 校點

浙江文藝出版社出版發行

杭州體育場路三四七號

浙江富陽古籍印刷廠印刷

一九九四年一月第一版

一九九六年四月第三次印刷

ISBN 7-5339-0565-2/I·527

國內定價 叁佰柒拾圓

第九十一回 金平府元夜觀燈 玄英洞唐僧供狀

修禪何處用工夫？馬劣猿顛速剪除。牢捉牢拴生五彩，暫停暫住墮三途。
若教自在神丹漏，纔放從容玉性枯。喜怒憂思須掃淨，得玄得妙恰如無。

話表唐僧师徒四眾離了玉華城，一路平穩，誠所謂極樂之鄉。去有五六日程途，又見一座城池。唐僧問行者道：「此又是甚麼處所？」行者道：「是座城池。但城上有杆無旗，不知地方，俟近前再問。」及至東關廂，見那兩邊茶坊酒肆喧譁，米市油房熱鬧。街衢中有幾個無事閑遊的浪子，見豬八戒嘴長，沙和尚臉黑，孫行者眼紅，都擁擁簇簇的爭看，只是不敢近前而問。唐僧捏着一把汗，惟恐他們惹禍。又走過幾條巷口，還不到城。忽見有一座山門，門上有「慈雲寺」三字。唐僧道：「此處略進去歇歇馬，打一個齋如何？」行者道：「好，好！」四眾遂一齊而入。但見那裏邊：

珍樓壯麗，寶座崢嶸。佛閣高雲外，僧房的月中。丹霞縹緲浮屠挺，碧樹陰森輪藏清。
真淨土，假龍宮，大雄殿上紫雲籠。兩廊不絕閑人戲，一塔常開有客登。爐中香火時時爇，臺上燈花夜夜熒。忽聞方丈金鐘韻，應佛僧人朗誦經。

四眾正看時，又見廊下走出一個和尚，對唐僧作禮道：「老師何來？」唐僧道：「弟子中華唐朝來者。」那和尚倒身下拜，慌得唐僧攙起道：「院主，何爲行此大禮？」那和尚合掌道：「我這裏向善的人，看經念佛，都指望修到你中華地托生。纔見老師丰采衣冠，果然是

前生修到的，方得此受用，故當下拜。」唐僧笑道：「惶恐，惶恐！我弟子乃行腳僧，有何受用？若院主在此閑養自在，纔是享福哩。」那和尚領唐僧入正殿拜了佛像，唐僧方纔招呼徒弟進來。原來行者三人，自見那和尚與師父講話，他都背着臉，牽着馬，守着擔，立在一處，和尚不會在心。忽的聞唐僧叫徒弟，他三人方纔轉面。那和尚見了，慌得叫：「爺爺呀！你高徒如何恁般醜樣？」唐僧道：「醜則雖醜，倒頗有些法力。我一路甚虧他們保護。」

正說處，裏面又走出幾個和尚作禮。先見的那和尚對後的說道：「這老師是中華大唐來的人物，那三位是他高徒。」衆僧且喜且懼道：「老師中華大國，到此何爲？」唐僧言：「我奉唐王聖旨，向靈山拜佛求經，適過寶方，特奔上刹。一則求問地方，二則打頓齋食就行。」那僧人個個歡喜，又邀入方丈。方丈內又有幾個與人家做齋的和尚。這先進去的又叫道：「你們都來看看中華人物。原來中華有俊的，有醜的。俊的真個難描難畫，醜的卻十分古怪。」那許多僧同齋主都來相見。見畢，各坐下。茶罷，唐僧問道：「貴處是何地名？」衆僧道：「我這裏乃天竺國外郡金平府是也。」唐僧道：「貴府至靈山，還有許多遠近？」衆僧道：「此間到都下有二千里，這是我等走過的。西去到靈山，我們未走，不知還有多少路，不敢妄對。」唐僧謝了。

少時，擺上齋來。齋罷，唐僧要行，卻被衆僧并齋主款留道：「老師寬住一二日，過了元宵，要要去不妨。」唐僧驚問道：「弟子在路，只知有山有水，怕的是逢怪逢魔，把光陰都錯過了，不知幾時是元宵佳節。」衆僧笑道：「老師拜佛與悟禪心重，故不以此爲念。今日乃正

月十三，到晚就試燈。後日十五上元，直至十八九方纔謝燈。我這裏人家好事，本府太守老爺愛民，各地方俱高張燈火，徹夜笙簫。還有個金燈橋，乃上古傳留，至今豐盛。老爺們寬住數日，我荒山頗管待得起。」唐僧無奈，遂俱住下。當晚只聽得佛殿上鐘鼓喧天，乃是家坊衆信人等送燈來獻佛。唐僧等都出方丈來看了燈，各自歸寢。

次日，寺僧又獻齋。吃罷，同步後園閑耍。果然好個去處！正是：

時維正月，歲屆新春。園林幽雅，景物妍森。四時花木爭奇，一派峰巒疊翠。芳草階前萌動，老梅枝上生香。紅人桃花嫩，青歸柳色新。金谷園富麗休誇，輞川圖流風慢說。水流一道，野鳧出沒無常；竹種千竿，墨客推敲未定。芍藥花，牡丹花，紫薇花，含笑花，天機方醒；山茶花，紅梅花，迎春花，瑞香花，艷質先開。陰崖積雪猶含凍，遠樹浮烟已帶春。又見那鹿向池邊照影，鶴來松下聽琴。東幾廈，西幾亭，客來留宿；南幾堂，北幾塔，僧靜安禪。花卉中，有一兩座養性樓，重檐高拱；山水內，有三四處煉魔室，靜几明牕。真個是天然堪隱逸，又何須他處覓蓬瀛？

師徒們玩賞一日。至晚，殿上看了燈，又都去看燈遊戲。但見那：

瑪瑙花城，琉璃仙洞，水晶雲母諸宮，似重重錦綉，疊疊玲瓏。星橋影幌乾坤動，看數株火樹搖紅。六街簫鼓，千門璧月，萬戶香風。幾處鰲峰高聳，有魚龍出海，鸞鳳騰空。羨燈光月色，和氣融融。綺羅隊裏，人人喜聽笙歌。車馬轟轟，看不盡花容玉貌，風流豪俠，佳景無窮。

三藏與衆僧在本寺內看了燈，又到東關廂各街上遊戲。到二更時，方纔回轉安置。

次日，唐僧對衆僧道：「弟子原有掃塔之愿，趁今日上元佳節，請院主開了塔門，讓弟子了此愿心。」衆僧隨開了門，沙僧取了袈裟隨從。唐僧到了一層，就披了袈裟，拜佛禱祝畢，即將笤帚掃了一層。卸了袈裟，付與沙僧，又掃二層。一層層直掃上絕頂。那塔上層層有佛，處處開窗。掃一層，賞玩讚美一層。掃畢下來，天色已晚，又都點上燈火。

此夜正是十五元宵。衆僧道：「老師父，我們前晚只在荒山與關廂看燈，今晚正節，進城看看金燈如何？」唐僧忻然從之，同行者三人及衆僧進城看燈。正是那：

三五良宵節，上元春色和。花燈懸鬧市，齊唱太平歌。又見那六街三市燈亮，半空一鑑初升。那月如馮夷推上爛銀盤，這燈似仙女織成鋪地錦。燈映月，增一倍光輝；月照燈，添十分燦爛。觀不盡鐵鎖星橋，看不了燈花火樹。雪花燈，梅花燈，春冰剪碎；綉屏燈，畫屏燈，五彩攢成。核桃燈，荷花燈，燈樓高掛；青獅燈，白象燈，燈架高擎。鰕兒燈，鰕兒燈，棚前高弄；羊兒燈，兔兒燈，檐下精神。鷹兒燈，鳳兒燈，相連相併；虎兒燈，馬兒燈，同走同行。仙鶴燈，白鹿燈，壽星騎坐；金魚燈，長鯨燈，李白高乘。鰲山燈，神仙聚會；走馬燈，武將交鋒。萬千家燈火樓臺，十數里雲烟世界。那壁廂，索琅琅玉轡飛來；這壁廂，轂轆轆香車輦過。看那紅粧樓上，倚着欄，隔着簾，並着肩，攜着手，雙雙美女貪歡；綠水橋邊，鬧炒炒，錦簇簇，醉醺醺，笑呵呵，對對遊人戲綵。滿城中蕭鼓誼譁，徹夜裏笙歌不斷。

有詩爲證：

錦綉場中唱彩蓮，太平境內簇人烟。燈明月皎元宵夜，雨順風調大有年。

此時正是金吾不禁，亂烘烘的，無數人烟。有那跳舞的，蹺蹺的，粧鬼的，騎象的，東一攢，西一簇，看之不盡。卻纔到金燈橋上，唐僧與衆僧近前看處，原來是三盞金燈。那燈有缸來大，上照着玲瓏剔透的兩層樓閣，都是細金絲兒編成，內托着琉璃薄片，其光幌月，其油噴香。唐僧回問衆僧道：「此燈是甚油？怎麼這等異香撲鼻？」衆僧道：「老師不知，我這府後有一縣，名喚旻天縣。縣有二百四十里，每年審造差徭，共有二百四十家燈油大户。府縣的各項差徭猶可，惟有此大户，甚是吃累，每家當一年，要使二百多兩銀子。此油不是尋常之油，乃是酥合香油。這油每一兩值價銀二兩，每一斤值三十二兩銀子。三盞燈，每缸要五百斤，三缸共一千五百斤，共該銀四萬八千兩。還有雜項繳纏使用，將有五萬餘兩，只點得三夜。」行者道：「這許多油，三夜何以就點得盡？」衆僧道：「這缸內，每缸有四十九個大燈馬，都是燈草扎的把，裹了絲綿，有鷄子粗細。只點過今夜，見佛爺現了身，明夜油也沒了，燈就昏了。」八戒在傍笑道：「想是佛爺連油都收去了。」衆僧道：「正是此說。滿城內人家，自古及今，皆是這等傳說。但油乾了，人俱說是佛祖收了燈，自然五谷豐登。若有一年不乾，卻就年程荒旱，風雨不調。所以人家都要這供獻。」

正說處，只聽得半空中呼呼風響，諛得些看燈的人盡皆四散。那些和尚也立不住腳道：「老師父，回去罷，風來了，是佛爺降祥，到此看燈也。」唐僧道：「怎見得是佛來看燈？」

衆僧道：「年年如此。不尚三更，就有風來。知道是諸佛降祥，所以人皆迴避。」唐僧道：「我弟子原是思佛念佛拜佛的人，今逢佳景，果有諸佛降臨，就此拜拜，多少是好。」衆僧連請不回。少時，風中果現出三位佛身，近燈來了。慌得那唐僧跑上橋頂，倒身下拜。行者急忙扯起道：「師父，不是好人，必定是妖邪也。」說不了，見燈光昏暗，呼的一聲，把唐僧抱起，駕風而去。噫！不知是那山那洞真妖怪，積年假佛看金燈。說得那八戒兩邊尋找，沙僧左右招呼。行者叫道：「兄弟，不須在此叫喚。師父樂極生悲，已被妖精擄去了。」那幾個和尚害怕道：「爺爺，怎見得是妖精擄去？」行者笑道：「原來你這夥凡人，累年不識，故被妖邪惑了，只說是真佛降祥，受此燈供。剛纔風到處，現佛身者就是三個妖精。我師父亦不能識，上橋頂就拜，卻被他侮暗燈光，將器皿盛了油，連我師父都擄去。我略走遲了些兒，所以他三個化風而遁。」沙僧道：「師兄，這般卻如之何？」行者道：「不必遲疑，你兩個同衆回寺，看守馬匹、行李，等老孫趁此風追趕去也。」

好大聖，急縱觔斗雲，起在半空，聞着那腥風之氣，往東北上徑趕。趕至天曉，倏爾風息。見有一座大山，十分險峻，着實嵯峨。好山：

重重丘壑，曲曲源泉。藤蘿懸削壁，松柏挺虛巖。鶴鳴晨霧裏，鵬唳曉雲間。峨峨矗矗峰排戟，突突磷磷石砌磐。頂巔高萬仞，峻嶺疊千灣。野花佳木知春發，杜宇黃鸝應景妍。能巍奕，實巉巖，古怪崎嶇險又艱。停翫多時人不識，只聽虎豹有聲鼾。香獐白鹿隨來往，玉兔青狼去復還。深澗水流千萬里，回湍激石響潺潺。

大聖在山崖上，正自找尋路徑，只見四個人，趕着三隻羊，從西坡下齊吆喝：「開泰！」大聖閃火眼金睛，仔細觀看，認得是年、月、日、時四值功曹使者，隱像化形而來。

大聖即掣出鐵棒，幌一幌，碗來粗細，有丈二長短，跳下崖來喝道：「你都藏頭縮頸的，那裏走？」四值功曹見他說出風息，慌得喝散三羊，現了本相，閃下路傍，施禮道：「大聖，恕罪，恕罪！」行者道：「這一向也不曾用着你們，你們見老孫寬慢，都一個個弄懈怠了，見也不來見我一見！是怎麼說！你們不在暗中保佑吾師，都往那裏去？」功曹道：「你師父寬了禪性，在於金平府慈雲寺貪歡，所以泰極生否，樂盛生悲，今被妖邪捕獲。他身邊有護法伽藍保着哩。吾等知大聖連夜追尋，恐大聖不識山林，特來傳報。」行者道：「你既傳報，怎麼隱姓埋名，趕着三個羊兒，吆吆喝喝作甚？」功曹道：「設此三羊，以應開泰之言，喚做『三陽開泰』，破解你師之否塞也。」行者恨恨的要打，見有此意，卻就免之，收了棒，回嗔作喜道：「這座山可是妖精之處？」功曹道：「正是，正是。此山名青龍山，內有洞，名玄英洞。洞中有三個妖精，大的個名辟寒大王，第二個號辟暑大王，第三個號辟塵大王。這妖精在此有千年了。他自幼兒愛食酥合香油。當年成精到此，假粧佛像，哄了金平府官員人等，設立金燈供養，燈油用酥合香油。他年年到正月半，變佛像收油。今年見你師父，他認得是聖僧之身，連你師父都攝在洞內。不日要割剛你師之肉，使酥合香油煎吃哩。你快用工夫，救援去也。」行者聞言，喝退四功曹，轉過山崖，找尋洞府。

行未數里，只見那澗邊有一石崖，崖下是座石屋。屋有兩扇石門，半開半掩，門傍立有

石碣，上有六字，卻是「青龍山玄英洞」。行者不敢擅入，立定步，叫聲：「妖怪！快送我師父出來！」那裏唵喇一聲，大開了門，跑出一陣牛頭精，鄧鄧呆呆的問道：「你是誰？敢在這裏呼喚！」行者道：「我本是東土大唐取經的聖僧唐三藏之大徒弟。路遇金平府觀燈，我師被你家魔頭攝來。快早送還，免汝等性命，如或不然，掀翻你窩巢，教你群精都化爲膿血！」

那些小妖聽言，急入內邊報道：「大王，禍事了！禍事了！」三個老妖正把唐僧拿在那洞中深遠處，那裏問甚麼青紅皂白，教小妖先剝了衣裳，汲湍中清水洗淨，算計要細切細剝，着酥合香油煎吃。忽聞得報聲「禍事」，老大着驚，問是何故。小妖道：「大門前有一個毛臉雷公嘴的和尚嚷道，大王攝了他師父來，教快送出去，免吾等性命。不然就要掀翻窩巢，教我們都化爲膿血哩！」那老妖聽說，個個心驚道：「纔拿了這廝，還不曾問他個姓名來歷。小的們，且把衣服與他穿了，帶過來，審他一審，端是何人，何事而來也。」衆妖一擁上前，把唐僧解了索，穿了衣服，推至座前。謊得唐僧戰戰兢兢，跪在下面，只叫：「大王，饒命！饒命！」三個妖精異口同聲道：「你是那方來的和尚？怎麼見佛像不躲，卻衝撞我的雲路？」唐僧磕頭道：「貧僧是東土大唐駕下差來的，前往天竺國大雷音寺拜佛祖取經的。因到金平府慈雲寺打齋，蒙那寺僧留過元宵看燈。正在金燈橋上，見大王顯現佛像，貧僧乃肉眼凡胎，見佛就拜，故此衝撞大王雲路。」那妖精道：「你那東土到此，路程甚遠，一行共有幾衆？都叫甚名字？快實實供來，我饒你性命。」唐僧道：「貧僧俗名陳玄奘，自幼在金山寺爲僧。後蒙唐皇敕賜，在長安洪福寺爲僧官。又因魏徵丞相夢斬涇河老龍，唐皇遊地

府，回生陽世，開設水陸大會，超度陰魂。蒙唐王又選賜貧僧爲壇主，大闡都綱。幸觀世音菩薩出現，指化貧僧，說西天大雷音寺有三藏真經，可以超度亡者昇天，差貧僧來取，因賜號三藏，即倚唐爲姓，所以人都呼我爲唐三藏。我有三個徒弟，第一個姓孫，名悟空行者，乃齊天大聖歸正。」群妖聞得此名，着了一驚道：「這個齊天大聖，可是五百年前大鬧天宮的？」唐僧道：「正是，正是。第二個姓豬，名悟能八戒，乃天蓬大元帥轉世。第三個姓沙，名悟淨和尚，乃捲簾大將臨凡。」三個妖王聽說，個個心驚道：「早是不曾吃他。小的們，且把唐僧將鐵鏈鎖在後面，待拿他三個徒弟來湊吃。」遂點了一群山牛精、水牛精、黃牛精，各持兵器，走出門，拿了號頭，搖旗擂鼓。

三個妖披掛整齊，都到門外喝道：「是誰人敢在我這裏吆喝！」行者閃在石崖上，仔細觀看。那妖精生得：

彩面環睛，二角崢嶸。尖尖四隻耳，靈竅閃光明。一體花紋如彩畫，滿身錦綉若蜚英。第一個頭頂狐裘花帽暖，一臉昂毛熱氣騰；第二個身掛輕紗飛烈焰，四蹄花瑩玉玲瓏；第三個威雄聲吼如雷振，獠牙尖利賽銀針。個個勇而猛，手持三樣兵：一個使鉞斧，一個大刀能；但看第三個，肩上橫擔挖撻藤。

又見那七長八短、七肥八瘦的大大小小的妖精，都是牛頭鬼怪，各執鎗棒。有三面大旗，旗上明明書着「辟寒大王」、「辟暑大王」、「辟塵大王」。孫行者看了一會，忍耐不得，上前高叫道：「潑賊怪！認得老孫麼？」那妖喝道：「你是那鬧天宮的孫悟空？真個是聞名不

曾見面，見面羞殺天神！你原來是這等個猢猻兒，敢說大話！」行者大怒，罵道：「我把你這個偷燈油的賊！油嘴妖怪，不要胡談！快還我師父來！」趕近前，輪鐵棒就打。那三個老妖，舉三般兵器，急架相迎。這一場在山凹中好殺：

鉞斧鋼刀挖撻藤，猴王一棒敢相迎。辟寒辟暑辟塵怪，認得齊天大聖名。棒起致令神鬼怕，斧來刀砍亂飛騰。好一個混元有法真空像，抵住三妖假佛形。那三個偷油潤鼻今年犯，務捉欽差駕下僧。這個因師不懼山程遠，那個爲嘴常年設獻燈。兵兵只聽刀斧響，劈撲惟聞棒有聲。衝衝撞撞三攢一，架架遮遮各顯能。一朝鬪至天將晚，不知那個虧輸那個贏。

孫行者一條棒，與那三個妖魔鬪經百五十合，天色將晚，勝負未分。只見那辟塵大王把挖撻藤閃一閃，跳過陣前，將旗搖了一搖。那夥牛頭怪簇擁上前，把行者圍在垓心，各輪兵器亂打將來。行者見事不諧，唵喇的縱起觔斗雲，敗陣而走。那妖更不來趕，招回群妖，安排些晚食，衆各吃了。也叫小妖送一碗與唐僧，只待拿住孫行者等，纔要整治。那師父一則長齋，二則愁苦，哭啼啼的未敢沾唇，不題。

卻說行者駕雲回至慈雲寺內，叫聲：「師弟。」那八戒、沙僧正自盼望商量，聽得叫時，一齊出接道：「哥哥，如何去這一日方回？端的師父下落何如？」行者笑道：「昨夜聞風而趕，至天曉到一山，不見。幸四值功曹傳信道，那山叫做青龍山，山中有一玄英洞，洞中有三個妖精，喚做辟寒大王、辟暑大王、辟塵大王。原來積年在此偷油，假變佛像，哄了金平府

官員人等。今年遇見我們，他不知好歹，反連師父都擷去。老孫審得此情，分付功曹等衆暗中保護師父，我尋近門前叫罵。那三怪齊出，都像牛頭鬼形。第一個使鉞斧，第二個使大刀，第三個使藤棍，後引一窩子牛頭鬼怪，搖旗擂鼓，與老孫鬪了一日，殺個手平。那妖王搖動旗，小妖都來。我見天晚，恐不能取勝，所以駕舫斗回來也。」八戒道：「那裏想是酆都城鬼王弄喧。」沙僧道：「你怎麼就猜道是酆都城鬼王弄喧？」八戒笑道：「哥哥說是牛頭鬼怪，故知之耳。」行者道：「不是，不是！若論老孫看，那怪是三隻犀牛成的精。」八戒道：「若是犀牛，且拿住他，鋸下角來，倒值好幾兩銀子哩。」

正說處，衆僧道：「孫老爺，可吃晚齋？」行者道：「方便吃些兒，不吃也罷。」衆僧道：

「老爺征戰這一日，豈不餓了？」行者笑道：「這日把兒那裏使得饑！老孫曾五百年不吃飲食哩！」衆僧不知是實，只以爲說笑。須臾拿來，行者也吃了，道：「且收拾睡覺，待明日我等都去相持，拿住妖王，庶可救師父也。」沙僧在傍道：「哥哥說那裏話！常言道：『停留長智。』那妖精倘或今晚不睡，把師父害了，卻如之何？不若如今就去，嚷得他措手不及，方纔好救師父。少遲恐有失也。」八戒聞言，抖擻神威道：「沙兄弟說得是。我們都趁此月光，去降魔耶。」行者依言，即分付寺僧：「看守行李、馬匹，待我等把妖精捉來，對本府刺史證其假佛，免卻燈油，以蘇縣小民之困，卻不是好？」衆僧領諾，稱謝不已。他三個遂縱起祥雲，出城而去。正是那：懶散無拘禪性亂，災危有分道心蒙。畢竟不知此去勝敗何如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卷之四

一、論人倫。人倫者，天之經也，地之義也，民之行也。父子有君臣，君臣有父子，夫婦有夫婦，兄弟有兄弟，朋友有朋友，此五者，天下之達道也。

二、論性理。性者，天之賦也，理者，天之則也。性善而理明，理明而性善，此天理之正也。性惡而理昏，理昏而性惡，此人欲之私也。

三、論學問。學問者，所以明理也。理明則性善，性善則心正，心正則身修，身修則家齊，家齊則國治，國治則天下平。

四、論政事。政事者，所以治民也。民之有君，猶天之有日月也。日月不明，則天下亂；君之不明，則天下亂。

五、論道德。道德者，所以化民也。民之有德，猶水之有源也。源水不涸，則流長；德之不修，則民不化。

六、論經濟。經濟者，所以濟世也。世之有濟，猶舟之有楫也。楫不折，則舟行；濟不濟，則世亂。

七、論文章。文章者，所以載道也。道之有載，猶書之有文也。文不雅，則道不顯；道不顯，則世不化。

八、論名節。名節者，所以垂範也。人之有節，猶木之有節也。節不壞，則木長；名不立，則人微。

九、論禮儀。禮儀者，所以節制也。人之有禮，猶水之有堤也。堤不固，則水溢；禮不修，則人亂。

十、論忠孝。忠孝者，所以盡心也。心之有盡，猶天之有運也。運不息，則天長；心不盡，則人亡。

十一、論節義。節義者，所以守志也。志之有守，猶石之有礎也。礎不固，則石傾；志不守，則人敗。

十二、論廉恥。廉恥者，所以立身也。身之有立，猶天之有地也。地不陷，則天高；身不立，則人卑。

十三、論信實。信實者，所以立信也。信之有立，猶天之有星也。星不滅，則天明；信不立，則人惑。

十四、論誠敬。誠敬者，所以立心也。心之有立，猶天之有日也。日不照，則天下暗；心不立，則天下亂。

十五、論仁愛。仁愛者，所以立德也。德之有立，猶天之有地也。地不陷，則天高；德不立，則人微。

第九十二回 三僧大戰青龍山 四星挾捉犀牛怪

卻說孫大聖挾同二弟滾着風，駕着雲，向東北艮地上，頃刻至青龍山玄英洞口，按落雲頭。八戒就欲築門，行者道：「且消停，待我進去看看師父生死如何，再好與他爭持。」沙僧道：「這門閉緊，如何得進？」行者道：「我自有法力。」好大聖，收了棒，捻着訣，念聲咒語，叫：「變！」即變做個火焰蟲兒。真個也疾伶！你看他：

展翅星流光燦，古云腐草爲螢。神通變化不非輕，自有徘徊之性。飛近石門一看，傍邊瑕縫穿風。將身一縱到幽庭，打探妖魔動靜。

他自飛入洞，見幾隻牛橫欹直倒，一個個呼吼如雷，盡皆睡熟。又至中廳裏面，全無消息。四下門戶通關，不知那三個妖精睡在何處。纔轉過廳房，向後又照，只聞得啼泣之聲，乃是唐僧鎖在後房檐柱上哭哩。行者暗暗聽他哭甚。只見他哭道：

「一別長安十數年，登山涉水苦熬煎。幸來西域逢佳節，喜到金平遇上元。」

不識燈中假佛像，皆因命裏有災愆。賢徒追襲施威武，但願英雄展大權。」

行者聞言，滿心歡喜，展開翅，飛近師前。唐僧揩淚道：「呀，西方景象不同。此時正月，蟄蟲始振，爲何就有螢飛？」行者忍不住叫聲：「師父，我來了。」唐僧喜道：「悟空，我說正月間怎得螢火，原來是你。」行者即現了本相道：「師父呵，爲你不識真假，誤了多少路程，費了多少心力！我一行說不是好人，你就下跪，卻被這怪侮暗燈光，盜取酥合香油，連你都攝

將來了。我當分付八戒、沙僧回寺看守，我即聞風追至此間。不識地名，幸遇四值功曹傳報說，此山名青龍山玄英洞。我日間與此怪鬪至天晚方回，與師弟輩細道此情，卻就不曾睡，同他兩個來此。我恐夜深不便交戰，又不知師父下落，所以變化進來，打聽打聽。」唐僧喜道：「八戒、沙僧如今在外邊哩？」行者道：「在外邊。方纔老孫看時，妖精都睡著。我且解了鎖，搥開門，帶你出去罷。」唐僧點頭稱謝。

行者使個解鎖法，用手一抹，那鎖早自開了。領着師父往前正走，忽聽得妖王在那中廳內房裏叫道：「小的們，緊閉門戶，小心火燭。這會怎麼不叫更巡邏，梆鈴都不響了？」原來那夥小妖征戰一日，辛辛苦苦睡着，聽見叫喚，卻纔醒了。梆鈴響處，有幾個執器械的，敲着鑼，從後面走，可的撞着他師徒兩個。衆小妖一齊喊道：「和尚阿，扭開鎖往那裏去！」行者不容分說，掣出棒幌一幌，碗來粗細，就打。棒起處，打死兩個。其餘的丟了器械，近中廳，打著門叫：「大王，不好了！不好了！毛臉和尚在家裏打殺人了！」那三怪聽見，一轆轤爬將起來，只叫：「拿住！拿住！」說得個唐僧手軟腳軟。行者也不顧師父，一路棒，滾向前來。衆小妖架遮不住，被他放倒三兩個，推倒兩三個，打開幾層門，徑自出來叫道：「兄弟們何在？」八戒、沙僧正舉著鈹杖等待，道：「哥哥，如何了？」行者將變化人裏解放師父，正走，被妖驚覺，顧不得師父，打出來的事，講說一遍不題。

那妖王把唐僧捉住，依然使鐵索鎖了。執著刀，輪著斧，燈火齊明，問道：「你這廝怎樣開鎖，那猴子如何得進，快早供來，饒你之命！不然，就一刀兩段！」慌得那唐僧戰戰兢兢